

“世界杯”随记

潘军

世界杯



足球的那些事

球星与灵魂人物

绿茵场上的球星总是焦点。很多人看球都是冲着球星的精彩表现去的。这里有一个关系：一支球队的灵魂人物必定是球星，但球星并非都是灵魂人物。比如法国队，头号球星是姆巴佩，而灵魂人物则是格里兹曼。再比如，C罗是葡萄牙队的头号球星，但他担不起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。葡萄牙队以前的灵魂人物是路易斯·菲戈。看葡萄牙队这几场比赛，最精彩的一场是淘汰赛对阵瑞士，老教头桑托斯突发奇兵，竟然不让C罗首发，反倒让这支不被看好的劲旅焕发了青春，打得酣畅淋漓。可见大牌球星也是可以缺席甚至多余的。所以说，球星往往是一把双刃剑。但灵魂人物就是一支球队的灵魂，比如梅西之于阿根廷，他的气质影响了这支队伍的精神面貌和整体运行。同时，喜欢梅西除了与足球相关的因素，还在于他的个人魅力，这是一个有着青梅竹马的爱情却没有一点绯闻的男人，这是一个只要有空就会陪着三个儿子成长的父亲。

淘汰赛法国打进波兰的第一球，先是由7号格里兹曼发起，一脚长传到9号吉鲁脚下，后者精彩停球，机智盘带，再分给10号姆巴佩，由其完成射门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，三位球星联袂上演了一场好戏，而策动者是灵魂人物格里兹曼。二十年前我为“韩日世界杯”写专栏，就有这样的表述：一支球队的灵魂人物，未必都是破门建功的那位，更多的是策动者和指挥者，他具有亲和力，给人以信任感，他的存在就是球队的精神支柱。这话现在回看一点也没过时。自从若干年前10号球衣从贝利身上脱下后，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，让我不禁想起普拉蒂尼、马拉多纳、莱茵克尔、马特乌斯、齐达内……

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。

球迷与格调

看球必定是带着个人情感和立场的。自然先由自己的国家发端，遗憾的是，中国足球历来就是个笑话。有个段子，日本球迷说我们出线了，韩国球迷说我们也出线了，而中国的球迷说我们的教练进去了。这已经不是幽默，而是尖锐的讽刺。于是，就只好把情感的范围再扩大一点，转移到亚洲——毕竟有一种远亲近邻的感觉，况且我们和日韩还有着相似的面容一样的肤色，还有着深度的文化渊源。这回亚洲的日本、韩国和澳大利亚三支队伍挺进16强，我们也跟着高兴了一回。除此之外，球迷当然也力挺自己心仪的球队，但更多的是希望以弱胜强。所以当沙特击败阿根廷，日本逆转击败西班牙，韩国最后翻盘击败葡萄牙，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兴奋。球迷的素质也有高下之分。我喜欢日本的球迷，每回散场，都自觉地带走自己身边场地的垃圾，这不是作秀，是教养。但韩国球迷呢？葡萄牙对阵韩国那场小组赛，前者已经出线，后者则必须全取三分，是生死战。于是C罗一触球，韩国的球迷就高喊“梅西”，俨然梅西已经加盟了韩国

队。这种杀人诛心的狂喊其实极其卑贱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对本国球星心慈也是恶语相向。但恰恰就是这个亚洲头号球星孙心慙在补时阶段的长途奔袭，最后一记妙传，让队友破门建功，击败葡萄牙，挺进16强。那一刻薄情寡义的韩国球迷在狂欢，但孙心慙一定是哭了。

伊朗输给了美国，无缘16强，伊朗队员跪地泣不成声，而获胜的美国队却上前拥抱抚慰，这个瞬间感动了全场的球迷。两个意识形态敌对的国家，足球让其消弭仇恨，这就是足球的力量，爱比仇恨强大，这就是体育的精神。

实力与运气

毋庸置疑，一场球的成败有运气的成分。都说足球是圆的，带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，绿茵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绿茵场上也偶尔爆冷，杀出“黑马”，但只是偶尔。所谓的运气，只存在于两支旗鼓相当的竞技队伍之中。强弱之间没有运气，只有实力。否则这可不是足球而是麻将了。

法国对阵波兰那一场球，开局波兰队是占有上风的。如果波兰在法国队门前的三连击成功了一击呢？率先破门得分，那么局面一定不是这样。法国门将洛里斯整场球几乎不在状态，可偏偏在这三连击发生之际有如神助，本能地挡住了必进之球，没辙吧？这算不算运气呢？当然，冷静一想，即使波兰破局，最后也不会获胜，毕竟双方的实力悬殊还大。这回法国队我觉得是有可能卫冕成功的。整支队伍阵容整齐，三条线都有球星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年轻。足球永远属于年轻人。虽然很多球迷希望梅西率领的阿根廷能走得更远，但我不看好。毕竟，梅西和他的战友已历尽沧桑。英格兰会进入决赛吗？他们的实力似乎还不能满足我的情感诉求。我觉得，最后的决赛应该在巴西、法国之间展开。

竞技与艺术

现代足球的发展，让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点，是对抗性观赏性的对冲。足球的魅力在于力量与美的结合，在于球星领衔的整体配合。足球自然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成为世界上第一运动。世界杯的魅力也远远大于奥运会。大力神金杯就此一座，奥运会金牌一大堆，完全没有可比性。但是，由于对抗性的日益提升，力量和速度在增强，球场上再也不可能出现苏克、巴乔、菲戈那种艺术足球了，那种优美的传接配合正在被速度与激情消解，这是足球发展的趋势。足球场上没有了花拳绣腿，看似硬朗了，但也因此失去了一定的观赏性。竞技体育就是要比出输赢，争个胜负，排个名次，你以为这是春晚呢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平衡呢？比如，对犯规尺度的重新考量，让类似搏击般的冲撞变得不合理？当然也不能草木皆兵，裁判哨声过密，让比赛不连贯，失去了节奏。当初改革守门员用脚接回传球，就让比赛的节奏好看了很多。现在增加了视频裁判，我觉得挺好，至少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冤案。竞技体育的魅力首先在于绝对的公平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。没有这个绝对的公平，就会有更多的“上帝之手”，而上帝的手不会这么脏。

潘军，1957年11月28日出生于安徽怀宁，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。当代著名作家、剧作家、影视导演、画家。

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日晕》《风》《独白与手势》之“白”“蓝”“红”三部曲《死刑报告》以及《潘军小说文本》（6卷）、《潘军作品》（3卷）、《潘军文集》（10卷）、《潘军小说典藏》（7卷）等，并译介多种文字，多次获奖。

话剧作品有《地下》《断桥》《合同婚姻》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首演）、《霸王歌行》（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），并先后赴日本、韩国、俄罗斯、西班牙、埃及、以色列等国演出，获第31届“世界戏剧节”优秀剧目奖。

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有《五号特工组》《海狼行动》《惊天阴谋》《粉墨》《虎口拔牙》《分界线》等。

闲时习画，著有《泊心堂墨意——潘军画集》（3卷）等。



La'eeb™

© FIFA TM